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英日和南北的關稅忙(召)

英自由黨首領愛士蔡逝世(端)

蘇俄的司法制度

日本的第一次普通選舉

用作證據方法的當事人宣誓制(一)

帝國主義新論

離向心力與世界的改造

神話裏的王子(三)(小說)

瞿趣林的戲法(通信)

燕樹棠

皓白

羅重民

方元民

輔仁

西澧

彭基相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7. No. 167. February 18, 1928.

第七卷第一六七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七年三月十八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紙

編輯通信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及代定報處

上海及各處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特爾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歐美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一年容易過 大家回首當年

現在生活程度日高了物價較諸十年二十年前竟有高出一倍或數倍者生活之難即此可以概見日後物價之繼續增高自在我們意料之中諸君現在在社會服務的時候一定想得到自己的子女快要長大了最要緊的教育費以及婚嫁費應該積儲些起來椿萱年高了瞻養費亦應該預備些起來若要積儲預備的方法只有以月之所入節省幾文下來存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日積月累等到需用時候一次的提取出來變成了大宗款項免得臨時四處張羅這豈不是絕妙的方法有意儲蓄的諸君們查嘗試之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啟

地址 上海寧波路九號
電話 中央八〇五〇號
章程 函索即寄

政 法 叢 書

△ 新 出 二 種 △

勞 働 立 法 原 理 一冊一元一角

樊 弘著勞働立法，世界各國皆已先後實行，為制裁僱傭間爭議的最好方法。著者的目的欲以此書為解決中國勞働問題之一助，故於書中詳述勞働立法的原理與原則，並引歐美各國的立法情形，以資參證。全書所取材料，多為關於國內的，而非國際的，故於編末更述萬國勞働立法的進化，以明此種國際漸運動的必要及其過去與現在的概況。

社 會 法 理 學 論 略 一冊五角

陸 鼎撰譯原書為美國哈佛大學法科主教授德所著陳述歐洲數百年來法理學之派別並時及於美國法學界之傾向而結論則歸於社會學的法學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萍鄉文 砥編

蔣介石的革命工作

本書內容

傳略 著作
法令 報告
文書 講演
談話

【全二冊定價一元六角】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國人需求的精鹽，去年不幸停頓了八個月。承各位熱心實業同志的呼籲，及政府體諒商困的維持，現在總算是再到社會上替愛吃好鹽講求衛生的國人來効力。不過在停頓的時期，許多號稱精鹽來投機的也不少，價值非常的貴，質并不精；還有外國來的鹽，也充塞了市面。這種投機式鹽，對於政府沒有登記過，對於國家沒有納稅過，并且價值極貴，對於國民的負擔加上得不少。所以在去年精鹽蒙難的時期內，雖說是精鹽商人受了莫大的損失，對於國民經濟的損失同國民期望的辜負，更覺得抱歉極了。現在精鹽仍舊發售，各處都有代賣店。總代

賣處在英租界牯嶺路十七號。電話中

央七三六五，本公司就不做零賣了。

久大精鹽公司

上海經理處啟

地址 上海仁記路三十五號

時事短評

英日和南北的關稅忙

三四個星期以來英日兩國在中國的代表和南北兩政府的當局就為關稅關忙，這幾天好像更忙了！英國在北京的代表於去月初就製造空氣，主張中國南北兩政府同外國在上海開一個關稅會議；英國公使藍澤生氏為這個事件特別的到日本使館往訪芳澤氏。北京代理總稅務司易執士氏也為這個事件建議於北京政府，示意於國民政府，提出節略，奔走各方，不停的關忙。日本的公使一方的表示沈默的態度，一方面唆使他的機關報發表反對的言論，製造破壞的空氣，也是不停的不停的關忙。北京的張作霖政府極力贊成易執士氏的關稅計畫，即刻就派梁士詒，顧維均，顧惠慶，曹汝霖，王克敏等一羣辦外交財政的老手組織了一個狠好名稱的「關稅自主委員會。」前天梁士詒專乘拜訪日本公使，報告關稅進行的經過，并哀求日本公使幫忙，成全這件「好事。」這幾天北京政府正在那裏忙辦參加中外南北各方在上海開會的人選。據這幾天報章的傳載說，易執士氏到上海以後，國民政府的財政外交的當局也極力的應酬他，并說是雙方已經接洽就緒，一兩日內易執士氏就要拿到國民政府的書信，回北京去了。各方面這樣的

幫忙，簡直是鬧的謠言四起，人心不安。

我們希望報章關於國民政府對關稅問題之傳說，完全是帝國主義者製造空氣。國民政府難道能看過下之幾點嗎？（一）易執士名義上是北京政府的官吏，實際上是英國的代表，他這兩個資格都不是國民政府應該歡迎的；（二）在這種情形之下討論關稅自主，是不可能的；（三）要想借這種方法去籌款是不應該的。

（召）

英自由黨首領

愛士葵逝世

據路透電所傳，英國自由黨首領愛士葵氏已於本月十五日逝世，我們不免發生感慨。愛氏生於一八五二年。一八八六年被舉為下議院議會。一九〇八年被任為首相。一九一四年對德宣戰，愛氏首當其衝。其人習法律，長於演說，我們每次閱報，見愛氏演說，無不樂為誦之。為人和藹，不失為一個模範的英國「紳士」，然其不能終歐戰而為首相，大概亦在乎此。當一九一六年

，歐戰正烈的時候，愛氏的右手自由黨的一領袖雷德佐治起而推翻愛氏，自己代為首相，於是自由黨發生裂痕，至於今，英國政權，遂為保守黨取奪。在今日情形之下，自由黨實在也沒有甚麼精彩，它的經濟政策標榜自由貿易，既不能適應環境，像保守黨那樣博得一般資本家的歡心，又不能隨着潮流，像工黨主張大多數的工人利益，因此，議會裏面，雖然仍不少自由黨的議席，然

實在奄奄無生氣，不能與敵黨競爭。關於愛氏個人的性情，我們不能再贅一句。我們總覺得愛氏不失為一個模範的英國紳士，就是從他下台，把首相奉與雷德佐治，仍然在野竭力相助，以完全對德戰勝的局面，實在是不可多得。當今日我們中國黨派傾軋，意氣極盛的時候，我們更覺得愛氏的為人是不易學到的。（端）

蘇俄的司法制度

燕樹棠

法院本是國家機關的一種；它的組織和它的職務的執行，都是要受政治變化及社會環境的影響；能否趨近或達到「社會公平」的目的，也是以這種變化和環境為定衡。蘇俄也是一個國家，它的法院自然不會構成這個道理的例外。蘇俄的法院在過去的十年之中的變化及現在狀況是學術上應當研究的問題，也是實際上可以作參考的事情。

蘇俄的法院是二重的制度，有兩種法院；一種是審理普通案件的普通法院，一種是辦理反抗政府案件的革命法院。這兩種法院彼此權限的消長，是隨着革命潮流熱度的高低變化。蘇俄革命的初年，熱度并不甚高，普通法院的權限實在不小；後來革命熱度增高，革命法院的權限驟見擴大；至革命熱度漸次減低的時候，革命法院的權限也隨着大受限制；到現在普通法院差不多可以照常行使職權，而革命法院的痕跡實際上所留無幾。現在我們就

按照蘇俄革命歷史的階斷，說明它的司法制度。

革命的初期：

俄國的1917年十月革命，布黨拿著國家大權，十一月蘇維埃政府的司法部長宣布廢除皇帝時代的一切司法機關，去掉「複雜混亂」的手續，不要「受酬被僱」的律師；這些制度都認為封建的餘孽，貴族的代表。的確，同時就以明令，把舊有一切的法院，一筆都勾銷了，但只剩下最低級舊式法院，沒有取消。當局所以留下這個例外，是因為他們相信這些小法院是俄皇亞利山大對人民的善政，不應取消，但把他們的權限縮小範圍，只能審理極輕微的民事案件和六個月以下監禁的刑事案件。此外，更建設新的司法制度，根據「人民直接選舉」，設立「人民法院」。這新式的「人民法院」成立不久，革命當局就認這種機關不能執行階級戰爭的革命工作，於是另外又添設「革命法院」，作為補充的機關。

這「革命法院」分設在各大城及各省會的地方，專以辦理反蘇維埃的行動，凡是反革命，階級的衝突，暴動的陰謀，奸細，逃軍，瀆職受賄，等等犯罪行為，都歸革命法院管轄。這些法院的法官都是布黨，其中四分之三沒有初等以上的教育；他們一半是工人，百分之四是農人，只有百分之八是受過法律訓練的。有一個「全俄最高革命法院」設在京城莫斯科，作為一個上訴的革

命法院。

這種革命法院成立以後，就造成一種二重的司法制度。到白黨進攻布黨緊急的時候，革命法院差不多完全代替了人民法院的職權。革命當局遠以為不足應當時混亂的狀況，於1918年之末，恢復舊式「地方法院」，代替「人民法院」，由地方蘇維埃派員充當法官。這種法院可以說是構成第三種法院，但經過幾個月的工作，成效不好，於是在1919年一月把這種法院廢除，又恢復人民法院，另由「大部分的共產黨員」組織「人民法院委員會」，監督人民法院，並將人民法院法官由「人民直接選舉」的方法改為由地方蘇維埃「指派」。這人民法院因此時常用作階級爭鬥的工具。

革命的最高潮

1918年至1920年，這三年革命最高潮的期間之內，反對黨攻擊最緊的時候，不僅革命法院繼續它們政治上的職務，並且有「隨時處死」的大權。這種革命法院以外又有「軍事法院」及「鐵路法院」，都同革命法院行使特殊的職權。此外還有一個「非常委員會」(Tcheka)，這個機關比革命法院更加厲害。這個「非常委員會」是1917年十月成立的，它當時就有權用「無情的手段，剷除意圖推翻蘇維埃制度的人」，到1919年又擴大它的權限，凡係妨害治安的要犯，它都有權緊急處死。這委員會在氣餒正大的

時候，據說它所用的人員總在三萬人以上，無處沒有它的密探，就是政府也有幾分受它的壓迫。國際傳說這個委員會殺死的人數有一百三十萬人，它自己也承認殺死一萬三千人，無論如何，總是不少就是了！經革命法院和這非常委員會把活人擲在監獄裏邊去的，更是沒有數目！只就莫斯科一個地方二十三監獄而言，在1920年，蘇俄政府組織「勞工稽察會」，經他們審問的結果，這些監獄內七千囚犯其中一半是毫無證據，應該釋放的，只因有「候審」二個字所以都把他们擱在着監獄裏頭。這委員會逮捕人，——若是有人用一個電話報告，說某人是「反革命」，即刻就可以抓來！在這個時期，人民法院只對於極無關緊要的案件有管轄權，差不多一切的案件都歸到革命法院及非常委員會去了。

恢復和平的時期

那種慘無天日的司法狀況，當然引起民衆極大苦痛和反感，政府當局是社會一份子，也自然感覺不安。那在1920年之末，蘇俄政府就命令司法部長監督法院判決的合法不合法。次年之初更增加司法部長的權限——凡法院決定違背「政府法令」，或違反「蘇維埃立法的根本原則或政府的普通政策」的，司法部長有把這些判決撤銷的權限。他們緊接着又努力改良司法的制度，在「中央執行委員會」設立「最高法院」，各部亦設最高法院的分院，同時增加人民法院的勢力，并改組改組各革命法院的權限。

革命法院的威嚴因此驟然減縮。到了「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恢復私產制度，廢棄「武力共產主義」，社會的秩序漸恢復，國家的基礎漸鞏固，那保護「勢力階級」的機關，就不在「江軍」，不在革命法院，而自然移到普通法院來了。當時一部分的共產黨雖頑強反對，主張革命法院是革命不可少的保障。終究少數的搗亂，不能抵抗社會上一般人的望治的心理，大勢所趨，遂於1922年初將那些殘暴的革命法院及非常委員會，蘇聯大會的命令，一律廢除，重新改組司法制度。

現在的制度

第一，普通法院。普通法院分爲人民法院，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三個階級。

(一)人民法院是最低級的法院。每一區域或一城市有一個人民法院，差不多可以說每二萬五千人有一個法院。每一個人人民法院有一位常務法官，兩位臨時法官，六位臨時「人民陪審員」。常務法官對於極輕微的案件有自行判決之權。少爲重大的案，必須法官之外，再加上二位陪審員，始得審判。其餘重大的案件，以至死罪，法官之外，必須六位陪審員全數出席，始得開審。法官雖爲主席，而陪審員與法官有同樣的表決權。判決，以多數表決爲定。

法官是由高等法院法官或省司法廳長的推荐，再由省執行委

員會選定，任期一年，司法廳長得隨時將他解職。法官的資格，第一必須是安分的國民；第二必須「曾經在政治組織之內作過二年負責任的政治工作，或在司法機關作過三年實際的工作。」陪審員是由農工團體推選的，時常更換，每陪審員出庭陪審，每六個月不許過六次，以期接近民情。刑事案件，由法定被告人指派一位辯護人。律師制度已經恢復，雙方當事都可延請律師作辯護人，律師所得酬費以一部歸法院。

人民法院關於刑罰狠有些創舉。凡係初次犯罪的人，一律准予緩刑，聽其改悔。許多的罪犯，罰他們作工，但不剝奪他們的自由。還有新奇的刑罰是適用懲戒。例如，有發表反革命言論的人，罰他去到學校聽講；有人侮罵革命死難的烈士，罰他去到烈士墳上獻花致敬；凡係違背公共職務的犯罪，就作為政治宣傳的材料。

法院開審，完全不講儀式，極為簡單。在一個房間之內即可開庭。旁聽，被告，法警，及辯護人都可隨便就坐。法官自己呼喚當事人。法官大部分是少年人，對於案件並不詳細審訊，他們也不管什麼法律的論點，也不參看什麼法典，好像只願實事求是的樣子，刑事案件，他們袒護犯人；窮人與富人的爭執，他們袒護窮人。

法官的知識極為有限。有三分之二受初等教育；不及五分之

一受過中等教育；二十分之一受過高等教育；五分之一受過法律的訓練；還有許多只能讀書寫字。所以近幾年蘇俄政府為增進法官知識，開設了好些傳習所，以期速成的效果。其中三分之一是共產黨。

(二) 高等法院設在各省，行使普通第二審的管轄權。高等法院的院長和陪審員任免的方法與人民法院大致相同，但所限的資格較嚴而已。從前革命法院所管理的事項而按現行法令仍認為犯罪的案件，高等法院有第一審的管轄權。院長對於省內一切的法官行使監督權。各高等法院分為民刑兩庭；各庭又分為初審與上訴兩部；初審案件由一位法官兩位陪審承審，上訴案件由三位有專門知識的法官審理。

高等法院辦事的程序也是像人民法院，法院那樣簡單。法院的組織幼稚，人員也幼稚，刑事案件或者比較容易；至於債權，租借，合夥，專利，契約及其他關係財產的案件，決不是知識幼稚的法官所能圓滿解決的。

(三) 最高法院對於一切下級法院有監督權，是終審的法院，並且對於極重大的事項有第一審的管轄權。最高法院有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訴的法律顧問，及海陸軍專門委員。

第二，特別法院。普通法院以外，還有特別法院。軍隊有軍事法院，這是他國皆有的機關。勞工法院有專設的組織，也有時

由人民法院特別開庭，專審勞工案件。國家事業彼此間的衝突，也有特別委員會審理。這些特別法院都是因特種事項而專設特殊的法院，設有什麼可以引人注意的點。此外有所謂「國家政治部」(G.P.D.)是一個極特別的審訊機關

這「國家政治部」的名稱看起來并不惡，是蘇俄政府搜集政治嫌疑證據的密探機關，在常時把這些證據送到法院，去公開審判，也就不能再行過問。但遇政局不穩，政府恐怕發生內亂外患的時候，中央執行委員會得以特別命令，賦與這國家政治部一種大權，不僅可以逮捕，並且可以審訊推翻政府的嫌疑犯。這個機關捕人以後，即刻通知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派員監審。這被告不得請律師替他辯護，也不得請證人替他剖白。它辦事迅速，逮捕審訊，判罪，處死，等等手續，十二小時以內可以辦理完竣。若不服它的判決，照規矩可以上訴，到中央執行委員會，但實際上沒有上訴的機會。這種制度弊端甚多，至為顯然。

就蘇俄司法的現狀看起來，在這種二重制度之下，普通法院實際上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身體自由。法官的任免受政治機關的支配，司法不能獨立，法官自然不能自由行使職權。再加上，法官大部分是智識淺近的青年，希望能心平氣和的判斷一個是非曲直，更是不容易達到的事體。自命為民治的蘇俄，它的人民若是想着享受英美帝國主義的人民所享的自由幸福，還得再受些苦痛

，費些年月，才能達到。

日本的第一次普通選舉

韓白

這次日本的總選舉，是日本採用所謂普通選舉制的第一次試驗。雖然享有選舉權的人們，還祇限於年滿二十五歲而在法律上未受消極制裁的男子，但是選民的總數，已由三百五十萬一躍而增加到千二百五十萬了。所以單就這一點看來，在日本的政治上已有很重大的意義了。

再就朝野各黨派的前途上着想，在這次總選舉的當中，對於既有各政黨的地位，也許要發生多少意外的變動。誰也知道，從大體上說，政友會的地盤，向來散在於各地方的地主，而民政黨的勢力，則比較的集中於工商發達的都市。不過這是三百五十萬選民時代的話。自從三年前通過了現今第一次正在實行的普通選舉法案後，享有選舉權的選民，既增加兩倍半以上約九百萬人了。他們這九百萬新選民，對於政治上的信仰，究竟與原有三百五十萬有權者相差幾何，在本月二十日總選舉的結果發表以前，恐怕誰也無從斷定。並且普通選舉法案成立了既已三年，照常理講，依據新法案的總選舉，早就應該舉行，但是民政的前身憲政會內閣——若槻，弄慣了妥協政治，遷延敷衍，總沒有給他以試驗的機會。去年春間因為金融風潮的原故，若槻內閣倒了。政友會在議

會中雖然立於少數黨的地位，但他以反對黨的資格，繼起出來組織內閣，依照憲政上的原則，本來沒有什麼不對的。不過田中內閣一旦成立之後，政友會既然連比較多數黨的地位，也不能取得，那就除解散議會，訴之國人的總意外，再沒有更適當的辦法。不料政友會也祇重於把持政權，對於民意的向背，也同樣地全無把握。於是利用議會不開會的機會，也就不執行總選舉了。因此根據普選新法案應該享有選舉權的九百萬人，事實上差不多被民政和政友兩黨暗地裏剝奪政權將近三年之久了。這樣看來，他們對於既存的這兩大政黨，究竟還有多大的信仰，究竟對於那一派比較的有希望，自然是一個問題。

至于兩黨這次在選舉場中宣布的政策，關於內政方面的社會問題，政友會要求制定勞動者災害扶助法及保護貧窮子童；民政黨要求依據新勞資協調主義，解決勞動問題，小作立法。這都是從中產階級的立腳點，主張一種溫和的社會政策。關於外交問題，政友會主張與列強同一步調，並對我採積極政策；如贊成山東出兵，積極的保護在華日人的生命財產，確保滿蒙特殊地位開發滿蒙經濟等。民政黨則主張確立自動的外交及對華採不干涉政策；如反對山東出兵，反對滿蒙積極政策，對中國各黨派一律提攜，對華交涉懸案作自動的解決等等。就這些已宣布的外交政策講，民政黨如果得了選舉的勝利，在我國民革命的進行上，似乎要

少了些障礙。

現在民政政友兩黨彼此都有三百四五十人的公認候補者分布於全國一百二十二選區了。衆議院全院的名額，雖然有四百六十六人，但是兩黨的當局都祇聲言可得議席二百二十左右（政友會在舊議會中佔百九十，民政黨二百二十。）可見將來選舉的結果，沒有那一黨會在議會中佔絕對的多數是既定的事實了。

民政政友兩派鏖戰之外，還有高唱打破既成政黨的革新黨與實業同志會。還有普選運動的主動力而且擁有新興勢力的無產各政黨。那末，不滿意既成政黨的分子，依着他們的自身的地位，環境，和政治上的信仰，自然不妨分別走到這幾個團體裏去。但是從旁觀人的冷眼看來，無產政黨的組織，雖然發源於普選法案通過之後，已有兩三年的歷史，但是他們的內部意見紛歧，派別雜出。所以去年舉行府縣議會改選時，他們就已完全失敗。三月來他們知道不久要總選舉了，各派委協合併的運動，雖也喧傳一時，但是在各選區的候補人，還是彼此不相退讓。照目下的情形看來，恐怕他門雖然得了許多新選民的同情，因為小團體分立彼此相爭的結果，在新選出的議會中，也祇能佔得二十議席罷了。至於革新黨和實業同志會的選舉口號雖然也都唱得很高，但是他們在議會中的實力既極弱小，過去的歷史，也不過是追隨各大黨實行其所謂妥協政治而已。然則在這次總選舉的當中，他們又何

能取得選民多大的希望和信仰呢？

用作證據方法的當事人宣誓制(一)

羅重民

宣誓制在我國向少採用，就行政方面說，以前只有大總統就職要行宣誓的儀式。不過宣誓的效力實在不小。總理早經見到此層，所以有推行宣誓制之決定。現在我黨勢力由珠江流域發展至黃河流域，一以實現總理的主張及計畫為黨員及全體民衆之共同目標，故宣誓制的推行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凡在黨務或政務方面擔任比較重要職務的人們，莫不于就職之初行宣誓的儀式。將來或竟推行及于一般兵士，于入伍之初為一種嚴肅的宣誓亦未可料。下面所述的雖同屬宣誓之制，不過應用底方面不同：即係民事訴訟程序上之所採用，使當事人宣誓，用作一種證據方法的就是。這種制度發源于羅馬時代，茲試簡略的敘述牠的沿革。

關於羅馬民事訴訟法規的變遷，以分做三個時期觀察之為便。

- 一為法定訴訟方式 *Legis actio* 時期，
- 二為定式書狀 *Formulae* 時期，
- 三為優士第尼安法 *Extraordinaria Cognitio* 時期。

在第三期即優士第尼安法時期，民事訴訟程序的全部雖由專職之裁判官掌理之，而在第一期及第二期，則訴訟程序判然劃分為二階段：一為歸法務官處理之程序 *Verfahren in iure*，二

為歸審判機關處理之程序 *Verfahren in iudicio*。凡欲提起訴訟之人須先經由法務官，不許省略此項程序即選受審判機關的裁判。法務官認為訴訟成立底要件有所欠缺或被告對於原告底請求為認諾 *Confessio in iure* 時，則訴訟案件于此程序即全告終結，無須更經審判官之手。于此程序，和解 *transactio* 成立時亦同。所謂任意宣誓 *iuramentum voluntarium* 即為和解之一種。當事人兩造關於訟爭結果應決于一造就請求權存否所為之宣誓及應由何造宣誓成立合意，本于此種合意而為之宣誓便是。與此相為對待，更有一種，稱為強制宣誓 *iuramentum necessarium*。被告否認原告的請求不為認諾，和解亦不能成立時，原告得要求被告為請求權不存在底宣誓；應允此種要求而為之宣誓便是強制宣誓。原告為此請求時被告或應允其要求而依照宣誓，或予以拒絕，或更為反對要求，要原告自為請求權存在底宣誓，三者之中必居其一。若被告自行宣誓則為勝訴人，設被告拒絕對造宣誓底請求，或不向對造為自行宣誓之反對要求則歸于被告之敗訴，與被告為認諾時同其結果，訴訟案件即告終結，無須更經何種之程序。換句話來說：歸于法務官處理程序中所為之宣誓係關於請求權自身之是否存在，非關於請求權基本事實關係之是否存在，故于此程序中所為之宣誓完全與判決有同等之效力。而在歸審判機關處理程序中所為之宣誓則不然。法務官認為訴訟成

立要件無所欠缺而兩造係爭點之爲何亦已臻于明瞭，遂將案件移付審判機關審判之，移付以後之訴訟程序爲上述歸審判機關處理之程序。于此程序，亦有所謂強制宣誓之制，不過僅得就請求權基本事實關係之是否存在爲宣誓之要求或反對要求，不許就請求權自身爲之。于此情形所爲之宣誓僅得用作證據方法之一，其證據價值依審判官之自由心證決定之，與證人，鑑定人，勘驗，物證等證據方法並沒有不同的待遇。即已經宣誓而訴訟案件並不因之而當然終結，須本于依證據而認定之事實關係判斷請求權之是否存在以另行判決 *Sententia* 于此程序，此外尚有所謂裁判上宣誓 *iuramentum iudiciale* 之制，係由審判機關命當事人所爲之宣誓，亦爲一種證據方法。至第三期之優士第尼安法時期則 *in ius* 與 *in iudicio* 之階段的訴訟程序歸于廢止；專由法務官任處理訴訟案件的職責，宣誓制度，至此時期，亦僅剩裁判上宣誓與向來用于 *Verfahren in iudicio* 之強制宣誓兩種，尙爲民事訴訟程序上之所採用，代替判決之宣誓制已經不復存在了。

元來在民事訴訟程序上有時不得不將訴訟當事人自身資爲一種證據方法，至其形式則各國的立法例所採取者不無異同，可以分爲三種：一，當事人宣誓制，二，訊問當事人本人之制，三，以當事人爲證人之制。各國現行法制中，採用當事人宣誓制的有德國及瑞士等；採用訊問當事人本人制的有日本奧大利及法法系各國；採用以當事人爲證人之制的有英國及其他英法系各國。亦有併用第一第二兩種制度的如匈牙利國是。我國訴訟法規仿日奧等國先例亦係採用訊問當事人本人之制，採用第一種制度的德國，其沿革頗饒興趣，規定周密，堪爲他國所取法。爲述其概略于下。

古代德國法院裁判民事案件，所用證據方法，最初，爲證人與宣誓之兩種；證人爲第一次的證據方法，列于宣誓之前。然其時所謂證人者限于原定見證之一種，稱之爲 *Solemnitatorische* 或 *Geschaltseuge* 即係于係爭法律關係成立之際經常事人邀請到場親與其事以備日後作爲質證之人，非如今日所用證人一名詞包涵甚廣，凡在法院供述其自身之經驗或所偶爾見聞者統稱之爲證人。所以在實際上，此時之重要證據方法不外宣誓之一種。爲宣誓時須對神或以手觸武器等類物件，以嚴肅之語調，自矢若其所宣誓者而爲虛偽將喪失其性命或其財產或其身體之一部。

這種宣誓有單獨宣誓 *Einsied* 和要保誓人 *Eideshilfer*。 *Compurgator* 的宣誓的區別。單獨宣誓只須當事人自行宣誓而已足，至要保誓人的宣誓則于當事人宣誓之次，須由保誓人爲保證當事人之所宣誓係真正而非虛偽 *rein und nicht mein* 之宣誓。保誓人之數少者二人，最多者至七十二人；法律斟酌案件之

大小輕重定之。至以何人為保誓人，原始時代雖除有特殊情形外概由應宣誓之當事人自行選擇，後來則使對造當事人選擇其全部或一部。宣誓的內容，如宣誓人為被告時僅就原告請求權之不存在而為宣誓；如為原告時則僅就其請求之係屬正當為之。其所宣誓者初非關於請求權存在或不成立或消滅等類基本的事實關係，與上述羅馬法之 *iusiurandum in iure* 相同。被告所為宣誓，性質上屬於否認宣誓 *Leugnungs- od. Reiwignungs- od. Unschuldeid* 者雖居多數，然亦不盡然。蓋在古代的德國法，非若羅馬法有要求宣誓或為宣誓之反對要求底制度；須先取得得為宣誓之訴訟法上的權利方得請求法院准其宣誓。換句話來說：須就係爭標的底舉證經法院準據一定法則認為有優先權 *Torrecht* 的當事人方得向法院求為宣誓，然後法院依其聲請准其宣誓。採取形式的證據主義 *formelle Beweisystem* 為德國古法底特徵。即一定之證據方法如其存在，即必然的發生一定之法律效果；並非依自由心證判斷某項證據底證據力，用期實體的真實之發現。故何造當事人得為宣誓決定之後該當事人實行宣誓，則當然歸于此一造之勝訴；不復許他造當事人提出反證以左右其結果。學者謂古代的德國法有舉證權利而無舉證義務或舉證責任底觀念實為得當之語。蓋在那時當事人首先爭宣誓之權。宣誓權一經取得幾有已成勝訴人之外觀。不過有時雖已取得宣誓權而仍

不能免掉敗訴之結果者，保誓人制度底妙用即在于此。例如在要保誓人六人底宣誓，當事人雖已宣誓，而保誓人底全部或六人中有一二人不肯宣誓則此當事人仍不得不敗訴是。法律既對於法定形式之履行即宣誓之有無，附與以法定之效力，而一以其履行與否決定訴訟之贏輸，故有時縱其裁判之結果與事實之真相不等，亦只得任之。所以繼此而有決鬪 *Zweikampf* 底證據方法底出現。因對造所為之虛偽宣誓勢將受敗訴判決之理直當事人得向對造為決鬪之要求，資以解決訟事件。實亦為時稍晚，經古代的德國法認為證據方法之一，其有形式的證據力與宣誓同。要之，古代的德國法之宣誓僅係就請求權自身之是否存在為之，且具有形式的證據力，實質上殆可謂為等于羅馬法中代替判決之宣誓 *iusiurandum in iure*。

迨後德國隨時代之進展，神裁 *Gottesurteil* 人證，書證等證據方法並行採用；且受羅馬法的影響，關於請求權基本的事實關係漸用調查證據之法。宣誓亦漸被利用為據以決定此項基本的事實關係是否存在之證據方法。自其發達之次序言之，則羅馬法上之裁判上宣誓制 *iusiurandum* 首見輸入，*in iudicio* 之強制宣誓制 *iusiurandum necessarium* 次之。至 *in ius* 之宣誓（即應對造要求而為之宣誓）則迄未為此國所輸入。德國，由寺院法之發達，原有所謂善意宣誓 *Calumnieneid* 之制。即于陳

述事實之前，先求對遺爲依從良心從實答辯之宣誓。其目的蓋在促對遺之自承，與 *in iudicio* 之強制宣誓作用略同；故該制之輸入略遲。札克遜邦 *Reichsren* 尚未採用善意宣誓之制，所以首有此項強制宣誓制之輸入。德國普通法承札克遜法之影響，強制宣誓之制予以確立。然羅馬法上之宣誓經德國普通法之採用一變其性質，均成爲有形式的證據力之物。今日德國民事訴訟法的基礎已經樹立于那時了。（未完）

帝國主義新論

方元民

「我們現在清黨，不獨要清去共產黨的人，同時還要清去共產黨的理論。」這是凡忠實國民黨員的一般要求。不過人的問題較明顯，所以容易消除；理論則不然，因爲理論每有相同之點，部分的或是全體的——所以清起來，非加一翻分析選擇的功夫不可。關於帝國主義的見解，本黨向來是用馬克思派的理論。本黨同志，從未去細心研究過，究竟他們的理論對不對，尤其是站在孫文主義的立場上去觀察對不對。現在我姑且來談一談。

有些人因爲對人的問題，一並連其人的主張皆擯棄之。但是我們學過科學的人，却不當如此，必須將我們所研究的對象，用一番科學的方法，去分析分析，然後再斷其取捨。如果是部分對的，就取其部分；如果是全體對的，也不防取其全體。馬克思派

的帝國主義理論，在我看起來，不能說牠全對，也不能說牠全不對，牠實在有牠一部分的真理。我們當然不能一概抹煞的，但是牠不對的地方，我們也當去駁拆牠。

解釋帝國主義的，本來共有三派：所謂哲學派，歷史派，和馬克思派。在近代最占勢力的，厥爲馬克思派。牠的內容怎樣呢？總括起來，寫在下面：

帝國主義實爲資本主義發達到最高程度之表現，其表現不外下面四種（一）從自由競爭發展到獨占，（二）從工業資本發展到金融資本，（三）從貨物輸出發展到資本輸出，（四）從紡織工業發展到鋼鐵工業。

他們這些解說，用不着說是科學的；因爲他們確是用種種調查統計的幫助，歸納而得到的結果。但是現在有樁事，最令我們不解的，就是自命爲打倒帝國主義的主動者蘇俄，最近也被世人公認爲帝國主義。——赤色帝國主義。這種認定是不是，我們自然不能盲目附和；那末，我們就不能不詳細審查一下。假如我們拿馬克思派的說法來衡量蘇俄，我想這種認蘇俄爲帝國主義，當然是錯誤的。所以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祇有兩條路可走：

（一）認蘇俄非帝國主義，那末，同時就要認馬克思派的帝國主義理論，是健全的，無缺的；

(二) 認蘇俄是帝國主義，那末，同時就要認馬克思派的帝國主義理論，是不健全的，破片的。

究竟該走那條路，這却也不是能任我們自由選擇的。必須待事實來證明。如果證明是是的，我們說是非的，也無效用；如果證明是非的，我們說是是的，也是無效。『因為宇宙間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實，然後才有言論。』(民權主義第一講) 既然非待事實證明不可，那末，我們就去找事實。

中山先生說：『中國最強盛時候，政治力量也威震四鄰。亞洲西南各國，無不以稱藩朝貢爲榮，那時歐洲的帝國主義，還沒有侵入亞洲，當時亞洲之中，配講帝國主義的只是中國。』(民族主義第二講) 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上又說道：『然不幸而中國之政府，乃爲專制餘孽之軍閥所盤據，中國舊日之帝國主義，死灰不免復燃。』照這樣說起來，中國舊日的確是有帝國主義。中國舊日的帝國主義是否合於馬克思派的帝國主義理論呢？我可以乾脆的答一句：『是不合的。』那末，何以中山先生也叫她是帝國主義？這個我們就不能不仔細考查考查。

馬克思派的帝國主義解說，完全以唯物史觀爲出發點；換句話說，就是在經濟的立場上。政治方面，他們是一點也沒有顧到。從前中國對於外邦藩屬，是否帶着經濟侵略的色彩？推銷剩餘商品嗎？投資到屬邦去經營工商業嗎？當然是沒有的，不但沒有

，還每每貼上許多錢做朝貢的賞賜。究竟她的目的何在？一言以蔽之，政治侵略而已。所以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第二講上接着又說道：『所以那些弱小國家，都怕中國，怕中國用政治力去壓迫。』我們再看蘇俄她對於中國對於朝鮮印度以及中亞各小邦有沒經濟的侵略。她既沒有剩餘商品輸送到各國去，也沒有拿資本去到別個國家經營工商業。不獨如此，每年還要花上多少盧布到各國去供給共產黨活動。她的目的何在呢？同樣的答法，曰政治侵略而已。再進一步的看看，她對待中國到底怎樣。她的領袖布哈林最近曾說道：『我們已經標明了中國人民反抗外國帝國主義革命鬥爭，在歷史上有巨大的意義。列寧在時，就很注意的。要共產國際有指導的責任，使東方人民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註一) 昭布哈林說起來，第三國際幫助中國革命，不是因爲中國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來大發慈悲，乃是因爲要站在『指導』的地位，來支持她的門面的光榮！由此可知他們對於中國——推之其他各國——完全以爲她自己是個指導者。將來以第三國際來統一全世界，拿她自己做主宰。這是什麼？這不是政治的侵略嗎？這不是和從前的中國如出一轍嗎？這種侵略究竟有什麼意思呢？在我想起來，是完全根於人類的天性支配慾的擴大；同時所謂經濟侵略，我看是根於人類天性佔有慾的擴大。說到此地，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結論有了，就是：

凡一國家對於其他國家或民族施行政治的侵略，或經濟的侵
侵；或二者同時俱備的，謂之帝國主義。

(註一)布哈林在共產黨第七次擴大會議報告的一段。原
題爲「資本主義穩定與無產階級革命」譯文見中央
黨務學校劉子班講義。

十七，一，二十，於中央黨務學校

離向心力與世界的改造

輔仁

在本刊的一六四期中，西林先生，用極通俗的方法，說明了
力——特別離心力和向心力——的意義。說法狠覺得透澈，可以
補普通教科書中所未盡，也可以打破許多普通的誤解，用不着再
說了。在他那一篇文字中。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就是：力是物
物間相互的作用。換幾句話說：離心力的反面就是向心力，向心
力的反面就是離心力，其實就是一個力，因爲我們注意的方面不
同，所以名稱也不同就罷了。

在這世界上人類的組織，更變轉急的時候，在中國的革命猛
烈進行的時候，我們標起世界改造的題目，人們也許要疑惑離心
力和向心力確實與人類社會的改造有什麼關係。在玄學先生們和
做搭題的八股先生們，也許能說出巧妙的關係。可是在以物質爲
對象的科學上，似乎找不出什麼道理。

現代評論 第七卷 第一百六十七期

如此，我們所說的世界，并不是小小的人類世界，乃是整個
兒的地球。人類的歷史頂多不過一百萬年，將來詳細的攷察起來
，恐怕連一百萬年還不到。然而地球的歷史，自從她大致成了現
在的形象以後，從含放射元素的礦物計算，恐怕連一千兆年還不
止。在這大致一千兆年中，地球的殼子上所經過的變遷，就是我
們現在所要說的世界改造。

世界改造的痕迹很多，不過有的易見，有的難察。我們祖宗
的墳墓，過了幾百年，連一邱浮土，也不存在。經過一次大地震
，整個的山頭不見了，整個羅加托的海岸升高了。經過一次大火
山爆裂，整個的海島滅掉了（例如瓜哇海峽的），又有極高的峯
巒伸出來了（例如西印度的伯烈山）。這都是容易看見的事實。
生物學家攷察古代生物的遺骸，證明北美洲會有許多的野獸和亞
洲的獸類，血統上極其接近。現在北美和亞洲有一條卑令海峽隔
斷，獸類不會造船，不會浮水，怎樣能渡過這個海峽？所以我們
不能不推想到昔日曾經有一個時候，亞美大陸是連着的。到後來
，那一個「陸橋」沉下去了。我們到山邊去看看風景的時候，往
往看見石頭中間藏了許多海產的介殼。那些介殼，不是鬼作的，
也不是神造的。必定是有一時期，他們生在海中，而今那海已枯
竭，變成了陸地。不必說這麼遠，就是那九百里雲夢大澤，現在
到那裏去了？這都是不容看見的改造，然而可以從事實上間接證

明的。

歐洲的西北部和北美中部，現在氣候總算溫和。可是在這些現今氣候溫和的地方，我們却看見許多冰川流徙的遺迹。那些冰川冰湖，恰恰發生在人類初生的時期。也就是在地球歷史中晚近的時期（在地史上名叫第四期）。其次，在澳洲印度的鹽嶺，非洲，南美洲等地，也有大規模的冰川冰湖的遺迹。從地質學上攷察起來，那些遺迹，比第四期的冰流痕迹，還古多了（在地史上屬於古生代的末遺。）復次，在中國宜昌峽附近，挪威，坎拿大地也有冰流的痕迹；這些遺迹，比古生代的末遺，更古多了。（在地史上屬於堯生代）以上都是地球上氣候變冷的證據。另外還有許多氣候變暖的證據！例如在南北冰洋附近，常常發見古代珊瑚的遺骸和其他熱帶成溫帶生物的化石。

從這一類的事實，我們可以推測到，地球上的氣候（特別溫度）在千百兆年的歷史中，曾經過幾多劇烈的變更。

現在我們要問：火山何故爆發？地殼何故震動？山脈和平原何故起伏？海陸何故變遷？氣候何故更迭？這樣的大改造，究竟有無一個總原因？從種種方面看來，似乎是有的。那個總原因就是：地球自轉速率的變更。因為地球自轉速率變更，所以因旋轉而發生的離向心力也不得不發生變化。於是其他一步一步的改造，都跟着來了。當此國民革命進行遲滯，大家極無聊奈的時候，

讓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來看一看世界革命罷。（待續）

小說

神話裏的王子（三） 梅立克原著 西澄譯

第二天一早他就急急忙忙的跑上樓來借我們的報紙。我不懂他要它幹麼，因為他看的是巴黎晨報，我們看的是紐約傳達新聞（四）可是，我們忙得很，所以讓他拿去了，雖然我們自己還沒有看呢。我們正在忙忙的瞧着我打算穿的那件白綢子衫。我的意思是要縫一些新的絲邊上去，尼白來小姐却不止的說化這錢才是發瘋了。我們爭論了那麼半天，我這一天連學校都沒去。尼白來小姐結果還是打贏了。

隨後瞧一下午的可驚可怪的事吧！我正在煮開水的時候，門上刺啄一聲，我去開門，進來了一個時式裝束的年輕女子，手裏拿着一封信，提着一個大盒子！那封信只有五個字——「美人的美服」，盒子裏盛着——一身衣裳。可是，朋友們，這衣裳我不能描寫給你們聽。我得寫一張紙才能說出它的好處來；這樣的一身衣裳啊那個能把大瓜變成馬車的神仙乾母也許不能創造出更美的了吧。

「這是什麼一會事呢？」我話都說不出來了。

「這是他送來的嗎？」尼白來小姐咕咕巴巴的說。

「喔，原來你知道這是他送的？」我生氣的說。「現在我知道幹麼你剛才不讓我買那絲邊！可是他怎樣出得起這些錢，你怎樣可以鼓勵他去買？」

我看她急的要哭了。「露茜，」她聲音嗚咽的說，「他告訴我他要送你一身衣裳，求我幫助他，可是我從沒想到他是說這樣的一身衣裳；真的我沒有。我怎會想到呢？喔，我的孩子，你瞧那盒子蓋上的名字——瞧這是那一家來的！」

「小姐試一試合式不合式吧？」那少年女子冷靜的提議。

「她說什麼？」我問。自然她說的是法國話。千萬希望他不懂得英國話才好。

「她說你最好試一試合身不合身。」

「這真是發瘋了」，我猶豫的說。我看了看那女子又看了看尼白來小姐；我看了看尼白來小姐又看了看那件衣裳。「發瘋了！」我又說——一面穿上身去了。喔，怎樣的一件衣裳啊！接着的是讚嘆聲，驚詫聲，插定針和縫紉。正在忙的時候，門上又撲的一聲響。

一個穿制服的跑街站在樓梯頭上。他也拿着一封信和一個盒子；看他那鎮靜的神氣也好像這樣的奇蹟是一年到頭天天有的事。

又是五個字——「織手的織囊。」

原來是手套！——成堆的手套，上面我也說不清楚有多少紐扣，微微有些紫羅蘭的香味。我現在知道巴黎城只有一家出賣這樣的手套；它們是全球聞名的。

門上又一響！這時候我們話也說不出來了——我們只互相看一看，搖搖晃晃的去開門。又是五個字——「玉頸的玉飾」我抖擻擻的手撕去了黃包紙。露出底下的薄皮紙；皮紙底下，淡藍的天鵝絨。我取出來了一個珠寶盒；我一按彈簧，只見——

「喔，天啊！」尼白來小姐叫了起來。

在盒子的緞裏子上閃爍生光的是一「束」配獻給皇后的珠子。不是一串——簡直是一「束」在頭上繞了三繞，還掛下來差不多到腰間。我們倒在沙發上，駭慌了。

「這是真的嗎？」尼白來小姐喘氣的說。「喔，親愛的——」
「這是真的嗎？親愛的！這是真的，我確實相信是真的。喔，親愛的，這值萬上加萬塊錢呢。這真是怎麼回事？」

這一天，我的愛人一面也見不到，一封信也沒有。我們向門房，門房說馬丁先生出門了。我們預先約定他十點鐘來領我，八點半鐘我就着起衣服來。這一晚我們把所有的洋燭都點着了。十點前五分我什麼都穿好了——除了一隻手套沒帶上。我們坐在那裏，奇怪得渾身發戰，我們聽見他的聲音了；他叩門時，鐘上正打十下。

「現在，」我們兩人同聲叫道。「也許你可以說明一切了罷？」

要是他的衣服不是他自己的，他可發見了一個非常出色的租衣舖，這我却注意到了，雖然我的頭在打轉。我好像已經說過他是多好看，可是我以前實在沒有知道他是怎樣的好看。他把衣服的好處都顯出來了。他站在那裏，露出讚美的神氣，送給我一束花球。

「說明？」他喃喃的說。「喔，你們是指我送來的那些東西罷。親愛的小姐們，耐心是最美的一種美德——讓我們來培養它一下！露茜，你今晚真像夢也似的可愛。我想到你也許喜歡有幾朵花兒。我們去吧？」

我們去了。我只道街角上會有一輛街車在等着我們；誰知道那裏等着一輛堂皇的轎馬車，還有一個侍從者立在走道的邊上。

「不是我的，」我的神秘的人說，「請你相信我的話。是租來的。」

「像你的衣服一樣麼？」我閃電似的發問。

「還不止那樣」他不動聲色的回答。「親愛的，你喜歡窗關着，還是開着？」

「都可以」，我說，「只要你告訴我我們是上那兒去。」

「怎麼，不是赴宴會麼？」他回答，「我以爲你早知道了。」

「你難道要我相信我們穿了這樣衣服，能到學生晚餐會去嗎？」

「並不，」他說。「我相信我們這樣的去，未免太闊綽了一點，唉？可是我並沒有告訴過你我們是上學生的晚餐會。那「學生」是你自己造出來的啊。」

我們很舒服的坐在車裏向前去。我很驚怪的是好像這一天全城都跑出門來了。到處照耀如白晝的街道裏都是一羣一羣的人——巴黎成了一個燈光與人面相映的開展的圖畫。過了一會，我們的車慢下來了，前面有別的車在擋住了道。我只聽見馬銜鐵的聲響，警察發的命令。

「我們快到了」，我的愛人說。

現在我們兩傍都是馬蹄得得聲。從窗口我看見了車燈的照耀，瞥見了貴婦人們的華服和珍飾。我們的車子轉進了一重大門，到了一個院子裏。

「我們到了」，我的愛人說。

我站在一個官殿的階級上。我的兩傍兵士們很怕人的，很壯觀的直立的立正着。門裏面樂聲在擁出來。穿制服的侍者們在我們前面灣着身子鞠躬。

「你把我領到那兒來了？」我輕輕的問。「這是誰的宅子？」

「他是叫做法蘭西民國的大總統」，是他的回答。「不要怕

。」

我們經過了短赫的前廳。燦爛的燈光幾乎使我張不開眼睛，玫瑰花的香氣兒很是濃厚。我聽人在叫着大人物的名字，單那名字就使我喘不出氣來。愈聽着那些令人生畏的名字，我愈覺得這目前的景物不是真的了。那些客人，在歷史上有名字的客人，看來只是極平常，血肉做成的人。我想這是我在愛理賽得到的最深

的印象——人與他們的聲名的不相稱。

不久在這許多人——在這盛服華裝的女子，著名的，掛着勳章的男子們的中間，我覺得有一位年老的紳士，花白的頭髮，面上帶着慘澹的笑容，走近我們來了。我由看見過的照相認出來這是誰——我知道這位就是大總統。

「現在」，我耳旁的聲音說，「我來領你見他。面上裝出好像你很高興的樣子來。」

有一霎時我只見那間光亮的大廳的那一頭變成很小很小，很黑暗，我以為我要暈過去了。我一點也不知道應當怎樣辦，伸手出去呢，吻他的手呢，還是行一個禮。要是你想知道我究竟做的是那一件，我無從告訴你；可是我的愛人後來同我說我那時「真是可愛」——要是你存心寬厚，你就信了他的話吧。我不能說我自己信這話，因為我從沒有覺得比那時還像一個傻大姐了。

我不知道我們在總統府待了好久；我只模模糊糊的記得吃了

一杯冰激凌。第二件我記得清清楚楚的事是我們又上了馬車，向新鮮甜美的空氣中走去。我倚在他身上了。

我說，「要是你有一分體恤我，你得立刻告訴我，我是醒着還是睡着。我擰了自己三把，還是不清楚呢。」

「你這寶寶！」他笑道。「我怕你在沒有說明之前便看到了，所以我去偷了你的報紙。」

「原來如此！」我叫道。「幹麼好好的把你上了報？」

「唉，你知道，我的小露茜，我昨天去買你那串珠子」，他說，「我得由我的銀行去證明我是誰。大約昨晚那珠寶店的人一定可漏了話了。」他從他大衣口袋裏取出那張報紙來給我。這便是在頭上小電燈光下看到的，要是你信我的話：

美國富翁的兒子在蒙巴尼司！

馬丁麥克理喬裝窮人！

少年富人之特殊經驗！

看了這個，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他的父親說什麼呢？唉，他的父親一點也不反對，而且常常的說馬丁的婚姻是他一生的第一件聰明事。當然那是胡鬧的話。我們每年在美國住六個月，在歐洲住六個月。尼白來小姐仍舊在巴黎。我怕她不會創造出什麼「偉大的作品」來了，可是她也不會再受窮苦了，因為我的「王子」是非常的慷慨。我的故事寫完了。這不是同神話一樣的奇異

嗎？可是這是真事！我常常想此間有像我這樣洪福的女子嗎？感謝上帝給我至大的幸福。

「車子已經套好了，太太。」

套好了嗎，可是我還不出去呢，因為這裏有一個小女郎在屋子對角跑過來，口裏嚷道，「媽媽寫了半天了，要來同我玩了。」馬丁也在這裏——他的手臂圍住了我，眼望着我的臉。

註（一）英美富豪常用幾個穿古代鮮明衣服的侍僕。

（二）新特萊臘為歐洲有名神話之一，記一被後母虐待的女子，得一仙母的幫助，赴王宮大宴會，得王子的一愛悅。

（三）這是巴黎獨有的現象。你早晨上街的時候，往往人家的婦女就在樓上窗口對着你的頭頂拍地毯。

（四）New York Herald 這是美國人在巴黎辦的英文報，給像露茜這樣不懂法文的人看的。

通信

瞿趣林的戲法

致現代評論記者

記者先生：

廣東這次事變是莫司科預定的計畫。因為我在事變的頭一天

看見一個巴黎共產黨機關報上大吹特吹，並說漢口及上海的共產黨已響應了，再證之事變後的一天巴黎時報 (Le Temps) 的評論。我們更可以曉然無疑了。事變後南京國民政府致牒文與莫司科政府宣布斷絕關係。這時蘇俄的外交總長瞿趣林以一九二四年承認北京政府為盾辭，這真是窮極鄙賴了。巴黎的時報將自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府對待蘇俄的事列一個表，不知瞿趣林看見了又將作何感想。

又最近瞿趣林更想出一個妙法，說這次南京國民政府與蘇俄斷絕關係，是英國在後面做鬼。他的唯一的理由就是說，當廣東事件發生時，英國派兵艦到廣東去保護僑民，其中就是暗暗袒護反共產派。這句話凡是一點國際常識的人聽了無不好笑。不過瞿趣林說出這句話不是沒有用意的。

共產黨對中國的事本有兩派主張，這是人人都知道的。這一次對中國的外交失敗，斯丹林一派深恐反對派起而攻擊，所以用這種口號來搪塞。

第二就是蘇俄政府想藉以來煽動蘇俄人民對英國的反感。我們知道在國際上蘇俄和英國已成了不解之仇，將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他們明知這種話是毫無常識的話；但是藉以來鼓勵盲目的羣衆，或者一面可以遮蓋了他們近年來外交的失敗，一面可以略收攻擊英國的效果。這就是瞿趣林的戲法，其實這種戲法又

巴黎許多報都登載着這次廣東事件是英國在後面做鬼。我們真不知道是什麼用意。像巴黎共產黨的機關報(如L'Humanité)登載這樣的消息我們不是為奇。我們最奇怪的是反共產黨的報紙也登載同樣的消息。並且又加上不三不四的評論，真叫人看了心中不舒服。如L'Excelsior其尤著者也。英帝國主義者藉口我國秩序不安穩，到處派兵艦的事已屢見不一見了。況且這次派兵艦到廣東他還沒有什麼兇蠻的舉動，比起砲擊南京的事相差真不知道幾千萬里了。為什麼對於南京事件就相信路透電的宣傳說外國人死了多少多少？這次事又相信蘇俄的宣傳說英國如何如何做鬼。其實證據在什麼地方？

巴黎時報說的很不錯。它說中國國民現在所要求的是他們民族的生存與獨立。無論是一國就要妨礙他們民族的生存與真正獨立，他們沒有不反對的。我們現在同蘇俄短兵相接，這一般盲目的新聞記者說是英國做鬼。等到我們將來再與英帝國主義或美帝國主義短兵相接的時候，這些人又說是蘇俄在後面做鬼，這不是瞎說，有往事可以為證。那我們只有束手受白種人的宰割，方是不受任何的利用了；不過這時你們又笑我是奴隸成性了。我們要知道，這就是我們民族在解放時所遭的慘痛的歷史，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了！

最後我們要忠告那些在我們國內的外國的好細！你們常寫來的通信我都看見了。你們的謠言與誑語只能鼓動了同你們一樣具有偏見的白種人，對我們是毫無損害。我們除了幾個僑民常時遭你們的侮辱以外，你們這些謠言的通信再不會發生大效力的！我尤其是要忠告的就是那位L'Excelsior在中國的訪員。

彭基相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寄自巴黎

這篇短文寫成後，想起瞿趣林所以將這次廣東事變歸英國人身，是他仍然還想利用那些「鬼迷住」的中國共產黨，與那些名雖脫離共產黨而實際仍要與之「同生同死」的一派。這一點意思是一個朋友剛來提醒我，我覺得很重要，故特附識於此。 基相附識。

上海 出版合作社新書

| | | |
|------------|--------|--------|
| 吳稚暉學術論著第一編 | 梁冰法編 | 實價一元 |
| 吳稚暉學術論著第二編 | 梁冰法編 | 實價三角二分 |
| 吳稚暉學術論著第三編 | 梁冰法編 | 實價三角六分 |
| 二十世紀之母 | 梁冰法編 | 實價三角二分 |
| 失敗了的俄國革命 | 盧劍波著 | 實價二角八分 |
| 馬克思經濟學批評 | 毛一波著 | 實價八角 |
| 師復文存 | 織心編 | 實價四角 |
| 獄中與逃獄 | 克魯泡特金著 | 實價八角 |
| 讀書法 | 李石曾譯 | 實價一角二分 |
| 月上柳梢頭 | 包樹勳譯 | 實價四角 |
| 世界語初階 | 蔣山青著 | 實價一角二分 |
| 天上人間 | 史哲潤著 | 實價三角六分 |

自剖

這是徐志摩先生的第三本散文集。徐先生的散文是很流利的，凡讀過他所著的「寒風」和「巴黎的鱗爪」的人，當無不佩服他驚人的才力，也用不着多話介紹。江小鶴君畫封面，實價六角。

死水

聞一多先生詩集。聞先生的詩是認真作的，是純藝術的，讀者假如也認真去讀，是不難發見「死水」裏的寶藏。印刷裝幀，備極美麗，實價五角半。

花之寺

凌叔華女士的短篇小說，從前在現代評論或晨報附刊上發表過的，很得讀者的贊許。現由西澤先生從作者作品中精選十二篇編為一集。據編者小書裏說，雖題材不一，而作者的態度風格始終一貫，至於她的態度風格究竟如何，就請讀者們各自去賞鑒罷。實價五角半。

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四馬路北) 新月書店

中央日報出版

- 一、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喉舌
- 一、中央日報發揚國民黨的主義解釋國民黨的政策研究具體的建設方案
- 一、中央日報志在打倒惡化和腐化勢力
- 一、中央日報要發揮中國人的義俠的革命的精神
- 一、中央日報要把科學和藝術振興起來發揚中國人的創造力
- 一、中央日報是一把熊熊的火炬要把全國革命民衆的胸臆一個一個燃燒起來

社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
電話 中央六〇一三
電報 掛號三三三三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廿一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四萬零五百餘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各種押匯業務自設保管庫貨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

電話

董事室 中央二六五〇號
總經理室 中央八四四九號
經理室(營業儲蓄部) 中央八四六〇號
金幣部 中央七四一三號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京 哈爾濱

代理處 各省及外洋各國均有

上海浙江實業銀行廣告

營業要目

| | | | | |
|-------|----------|-------|----------|------|
| 營業部 | 各種存款 | 各種放款 | 各種匯款 | 代理收款 |
| 國外匯兌部 | 各種外國貨幣存款 | 進出口押匯 | 購買各種票 | |
| 儲蓄部 | 各種儲蓄存款 | | | |
| 信託部 | 保管物品 | 出租保管箱 |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 |

均訂有詳細規則承索即奉

地址 漢口路三十三號 電話中央七二二一
漢口路一二五號 電話四二〇三號 三二〇一
漢口湖北街 電話四二〇三號 三二〇一
杭州保坊七十六七十七號
杭州九〇三號七五〇號
虹口行 上海百老匯路一二八三號
電話北二六〇〇號